

內蒙古自治區
短篇小說選

1957—1959

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內蒙古自治區
短篇小說選

1957—1959

中國作家協會內蒙古分會 編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内蒙古自治区
短篇小说选

1957—1959

中国作协内蒙古分会 合编
本社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新城西路凤街28号)

内蒙古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开别：850×1168 毫米 1/32·9 $\frac{7}{8}$ 印张

1960年6月第一版

1960年6月呼和浩特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9·189

定价：九角五分

統一書號：10089·189

定價：— 元

目 次

路.....	瑪拉沁夫 (1)
时代的性格.....	敖德斯尔 (11)
亲爱的媽媽.....	扎拉嘎胡 (37)
牧羊姑娘的心愿.....	安柯钦夫 (45)
初春的山谷.....	烏兰巴干 (55)
草原新事.....	拜·麦洛苏 (68)
向日葵.....	张长弓 (80)
儿子.....	謝 泛 (86)
馬車翻了.....	乐 駘 (90)
扎木苏.....	邓 青 (97)
头条消息.....	朋斯克 (111)
烏兰敖都.....	阿 琪 尔 (116)
井边上.....	格尔乐朝克图 (122)
我的班长.....	郝玉峰 (135)
春雪.....	王致鈞 (146)
达斡尔人的鹰.....	馮国仁 (153)

- 女实习生.....林 波 (160)
- 关于“变化”的报告.....孙 谦 (169)
- 臥虎崗运木記.....梅 禹 (179)
- 岭上晨钟.....吳德林 (190)
- 一个姑娘的经历.....敖德斯尔 (199)
- 一棵老柳树的故事.....孟和博彦 (214)
- 喜事.....薛 焰 (220)
- 北京来的大夫.....导卜欽巴拉珠尔 (230)
- 艳阳天.....琴 子 (238)
- 一点一滴.....烏云达賚 (248)
- 神馬.....特·达木林 (251)
- 姑娘和汽車司机.....楊 嘯 (268)
- 找驢.....得 水 (274)
- 山谷里的笑声.....万焯明 (279)
- 适时播种.....翟 琴 (283)
- 二百亩烂泥滩.....王之义 (288)
- 滿眼春色的草原.....瑪拉沁夫 (300)

路

瑪拉沁夫

塔尔娃老太太被草原晨鳥的叫声吵醒了。她起身拉开天窗，那新鲜、湿润的空气，象瀑布般向包内倾泻进来。清晨，老太太们的第一件工作，当然是挤牛奶。那洁白的乳汁，刷刷地注入桶内，犹如春夜萧索的雨声。

这时，草原还被蒙在灰白色的晨雾里。塔尔娃老太太包前那条白净的公路，变得朦朦胧胧，如同水中一縷晃动的月光。

草原上，那多汁的青草上挂着滚圆的露珠。附近几座帐篷上浮起了炊烟的涡卷。塔尔娃老太太按照每天早晨的惯例，将桶内的鲜牛奶，用食指和中指向四方撒点了几下，嘴里轻轻的祷告道：“祝包钢的人们健康幸福！”

从远方雾幕中传来了汽车声。

“这么早他们就赶来了。”

塔尔娃老太太边想边进包里去赶忙收拾茶点。每天来往过路的工人们，总是到好客的塔尔娃老太太家喝茶、歇脚的。

她的家，座落在包头——白云鄂博公路的旁边，是来往车辆必经之地。附近有一条溪水，长流不息，汽车司机们常是在这里停车装水；然而，更为招人在这里停留的是塔尔娃老太太的声誉、事迹和那热情的招待。

几辆汽车驰近了，司机们在溪水旁煞住车，向塔尔娃老太太喊道：

“大娘，今天我们拉的是紧急物资，不下车了。”

塔尔娃老太太从包里走出来，惋惜地说：

“茶都煮好了，再忙也得喝几口茶呀！”

“不啦，再見，大娘！”

汽車開動了。雖然昨夜下過雨，但平坦的公路上，依然揚起一縷輕塵。那灰塵混雜在晨霧之中，彷彿晨霧加厚了。

“這些孩子，不分白天黑夜，總是一股勁兒的忙。我們的包鋼，也不知道是個多大的玩藝兒，這些年了，還沒蓋完！”

汽車消逝在霧靄之中。塔爾娃老太太又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大半是工程加緊了；這幾天來往過人都不停腳，唉，可巧昨晚上又下了場雨，可能把路沖壞了。”

她回到包裏喝了两口奶茶，便拿起鐵鍬向公路走去了。

用塔爾娃老太太自己的話來說，她在这片草原上已經跟了五六十年的牛尾巴。她雖然直到今天連包頭都還沒有去過，但是這條公路却使她不出家門便能了解包頭、白雲鄂博以及整個草原上發生着的一切變化。這條公路是烏蘭察布草原上一條最大的運輸綫，她每天看着一輛一輛從這裡行駛而過的車子，傾听着司機們的紛紛議論，可以說，她的的確確“無所不曉”了。

“包鋼一號高爐在國慶節以前就要出鐵了。”

“白雲鄂博礦山電機車，只因缺枕木，就晚上了几個月山！”

“包鋼有一個女工，一胎養了三個胖小子！”

“包頭人口增加得太快，從原來七萬人，‘眼下快頂一百万的头了。’

“……”

她來到了公路上。公路上被雨水划出了几道小溝，但沒有被沖壞。她以与她臉上那密麻麻的皺紋不相協調的輕捷的動作，開始填補起那些小溝來。

平日，她門前這段公路，在她的養護下就象無風天的湖面那般平坦。司機們把車開到這裡，便打趣地說：“嘿！上了柏油路。”那些善于打比喻的牧女們却稱它為“一條剛剛裂過的頭巾”。

當他們這樣夸贊的時候，總是不由得將感激的眼光投向公路。

北边那座洁白的蒙古包。那时，他们会看见塔尔娃老太太站在包门口，在向他們慈愛的招着手。

雾淡了，一片紅光撒在白露沾湿的草地上。塔尔娃老太太把小沟填补完了。她脸上浮现出悦色，象是那些密麻麻的皺紋也都被填平了。

这时，她仿佛看見脚下那松軟的泥土上，出现了她少女时期的赤裸的脚印，和她儿子的鮮紅的血滴……

路呵，这条草原上平平常常的道路，却是塔尔娃老太太整个生活的見証人。

四十几年以前，她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姑娘。那时，这片草原上只有稀稀落落几座发黑的蒙古包。寂寥，荒凉。塔尔娃的家，穷得如俗話所說那样：“沒有钻进脑袋的毡包，沒有揚起灰尘的牛羊”，她給一家巴音^①当挤奶工。有一天，只因为公牛碰撒了半桶牛奶，巴音老婆把她打得全身青紫，当天夜里，她偷着跑回家去，在沒有道路的荒原上，第一次踏出了一道白綫。从那以后，她常常在靜謐的月夜，踏着那条白綫到附近沙丘上与牧馬青年策郎相会。在那条白綫上撒下了多少爱情的欢乐与幸福！每年夏天，她又光着脚赶着牛犛几百次、几千次的从这里走过，天长日久，草梗，踏断了，草籽，踩碎了，不覺之間，它已經变成了一条銀帶般的羊腸小道。

她結婚时，策郎也是从那条小路領着娶亲的人們到她家来的。第二年，他們生了一个白胖胖的儿子，年輕夫妇将孩儿当作心肝宝贝，取个名叫珠尔赫（蒙語：心）。到了孩子該学走路的年齡时，塔尔娃結束了一天的劳动之后，在蒼茫的暮色中，牵着孩儿的小手，叫他在門前小路上学練行走。孩子会說話了，他指着草原那藍宝石般的夜空中悬挂的圓月，問：

“媽，那叫什么？”

“月亮，是世界的灯籠。”

^①巴音：富戶

“灯笼又是什么？”

“是晚上照亮的东西。”

“咱们家怎么没有呵？”

她頓了一下，告訴孩子說：

“咱家穷。”

“什么是穷呀？”

她輕輕攥了攥孩子的小手，流淚了，答不出話來。

在月光下，孩子看見媽媽臉上挂着淚珠，也就不再作聲了。

策郎是个出色的猎手，有一年走“运气”，打住了不少貴重野物，到包头换了一輛花帖轆牛車。从那，塔尔娃不必再去费劲助力的从野甸子上一筐筐的背回干牛粪了。

捷尔克长大了，会帮助媽媽做些輕活了。塔尔娃赶着牛車，領着孩子到草原上去拉过冬的羊草，在門前那条羊腸小道上，第一次輾出了轍印。从此，远方的旅行者，在干旱的暑天，常常赶着車到她家来喝几口茶，納一納涼。

人常說：路是人走出来的。是呵，一条荒原上的道路，就这样形成了。

多少年呵，塔尔娃一家人，在这条自己踏出来的道路上，迈了多少辛酸的步子！她和丈夫年复一年的辛勤劳动，好不容易的有了几只羊。他們欣喜的盼望着过些年以后，羊儿繁殖成群，过个寬裕的日子。但是，恰在这时，那灾难的黑色的影子，却順着她家門前那条道路，向他們走了來。

在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她的丈夫上山打猎去了。晚上，塔尔娃盖上蒙古包天窗，給儿子講着“莽格斯的故事”，忽然听见包外一陣狼吼羊叫，她扒着蒙古包围牆的縫口往外一看，天哪！至少有五十只野狼，象一群强盜似的蜂拥着将她家那几只羊叨走了。当即，她不顧一切的边喊边追了过去。但是，野狼成群，胆大包天，好象根本没有听见她的喊声似的悠然而去了。……

沿着野狼走过的道路，日本鬼子闖进了草原。只因为她家繳不出五只羊的“地皮稅”，鬼子把她丈夫拉去当苦工，不久，丈

夫得了伤寒病，死在日本鬼子的“劳动队”里了。这消息是一个从“劳动队”里逃跑出来的牧人跑来告诉她的。丈夫临死时，托朋友们告诉妻子一句话：“把儿子抚养成人，为爸爸报仇！”

丈夫的死讯，对她的打击太重了。她整夜整夜的在丈夫被拉走的那条荒原上的灰色的道路上徘徊……他的神智也变得凝呆了。在她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力量的这当儿，她那已经懂事了的女儿，走来拉住她的手说：“妈妈，回家去吧！”孩子那苦苦的哀求声，象尖针般刺痛了她的心；然而，在那骤痛之中，她却清醒过来。丈夫的遗嘱在她耳边响了起来，突然，她变得倔强了，紧咬着下嘴唇；对孩子只说了一句：“好，咱们回去！”便牵上孩子，回家去了……

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。女儿象棵小树似的，转眼之间，茁壮起来。跟他的爸爸一样，他是那样的虎实、勇猛：十五岁时，就能从成千匹大马群中，套捉从未碰过笼头的“生个子”马。有一次，妈妈问他长大做什么？他说：“我要象祭葬在白云鄂博山上的那位白云宝格达将军那样领兵挂帅，保卫草原！”听了孩子倔强的回答，塔尔娃欣慰地微笑着，双手捧住他的脸颊，轻轻地吻他的额头，祝福说：“老佛爷保佑你！”……

十年前，在一个天晴如镜的秋日，一支人民的骑兵部队打着一面鲜红的大旗，踏着塔尔娃走出来的道路，进入了草原。

人民的骑兵，威武，潇洒，多么令人羡慕！十八岁的女儿，被它迷得日思夜梦，下定决心要去参军。但是，当一想到他参军后只留下年老的妈妈一个人时，他踌躇了，不忍心向妈妈开口了。

第二年春天（呵，那一年草茂水足，花艳畜肥，真是好年景），在一天黄昏时分，从南面开来了两辆汽车，看去，车上的人不象是军人，也不象是旗里的干部，一个个都黧黑、结实，恰似一群淘气的黑山羊。他们到塔尔娃门前下车来，对她说：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勘探队，到白云鄂博山去探宝，想在他家里找点水喝。这还用得着说吗？用最丰盛的茶点招待远方来的客人，是草原

居民自古相傳的風習，請進來吧！

塔爾娃老太太，是勘探隊來到草原上，第一個結識的蒙古牧民。

而勘探隊的汽車，在塔爾娃老太太門前的路上，第一次碾出了膠皮輪帶的印迹。……

“要開采白雲鄂博山了，聽說，它從底到頂就是一大塊鐵呀！”

“這麼多年，我們到底沒有白祭這座寶山哪！”

“據說，過些年以後，在我們草原上修建一座比格爾斯爾汗宮殿還要大的城市呢！”

勘探隊在白雲鄂博山上開始鉆探了，牧民們這樣紛紛的議論着。

然而，那時草原上還有一股蒙奸德王的偽蒙軍殘部，這幫政治土匪不但糟害牧民，而勘探隊來到以後，他們集中力量破壞勘查白雲鄂博鐵山的工作。廣大牧民憤怒了！他們自動組織起一支騎兵部隊，來保衛祖國的大鐵礦。

塔爾娃老太太送兒子去參軍。珠爾赫騎在高大的白駿馬上，向媽媽惜別地微笑着；塔爾娃在門前那條大道上，牽着孩子的馬韁，一邊走一邊作着母親的無微不至的種種囑咐。送出很遠一段路程時，珠爾赫勒住馬說：

“媽媽，走出老遠了，您回去吧！”

她最後一次吻了兒子，祝福他一順百順。

白駿馬飛馳着消逝在草原淡藍色的遠方……

家裡只剩下她一個人了。但她一點都沒有感到寂寞。白雲鄂博離這裡很近，兒子經常回來探望她；而她門前那條道路，如今變得如同鬧市一般，勘探隊不曉得有多少輛汽車，整天的過呀，也過不完，象是一串撥不盡的念珠。

公路旁邊立着一座蒙古包，裡面住着一位慈祥、好客的老人，她的兒子是礦山的保衛者，這一切都使礦山的人們與塔爾娃老太太的關係非同一般了。來往過路的汽車司機們，把車象一條

长龙似的停在他的門前，成群結帮的到她家里来作客。塔尔娃老太太象对亲生儿女那样疼爱他們：春天，他把新酿出来的第一桶奶酒留給深夜行車的同志們解寒；夏天，她把沁人心肺的涼馬奶盛在銀碗里，給过路的工人們消暑。

而矿工和司机們，也对塔尔娃老太太有着如对自己母亲那种感情。有一次，塔尔娃老太太身体有些不舒服，于是乎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出車的司机們都知道了。他們，南去的从包头請来了医生，北往的从白云鄂博請来了大夫，这一下同时来了十位医生，医生們作了一次不約而会的会診，除了治好感冒，干脆——用司机們的話來說，作了一次“大检修”——把老大娘的腰腿痛、眼疾、左手顫抖症等等，都給治好了。

当草原人民与勘探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，那帮蒙奸組成的政治土匪，开始凶恶的攻击矿山，他們揚言要“把汉人勘探队赶走”，把每个帮助过勘探队的蒙古人抓来抽筋折骨，活活扒皮。

即使在这样威胁下，塔尔娃老太太一点也沒有动搖。有些好心的、胆小的亲友們，劝他把儿子从矿山上找回来，以免吃亏；但是她却婉轉的回答說：“鳥儿长大了，能关在籠里嗎？馬儿长大了，能拴在圈里嗎？儿子长大了，襁褓捆不住呵，叫孩子闖去吧！”

塔尔娃老太太照常生活着，与勘探队的关系更加密切了。

有一天从矿山传来了消息，匪徒攻击矿山被打退了，为了徹底消灭敌人，保卫矿山的騎兵部队，乘胜追击，在北部草原上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。

她默默的祈祷孩儿平安无恙！

她不~~不~~过的过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床后，她剛迈出門去，忽然看見門前道路上，有一匹馬迈着緩慢的步子，从远处走来，它背上象是驮着什么東西，一顫一動，但是看不清楚。馬越走越近了，她認出来是儿子的战馬，她愣住了，呵，馬背上驮着一个人！

她預感到发生了不幸的事情，不顧一切地向那匹馬跑去；那馬也好像認出了她似的，慢慢地停下来，两眼含着滿眶的泪水，悲哀地低下了头……

珠尔赫是在追击战中，被埋伏着的敌人打死的。狠毒的敌人割掉他的两只耳朵，用一条白布穿連起来，在白布上写上这样几个大字“跟共产党走的蒙古人都是这样下场。”把这条醒目的白布拴在珠尔赫的馬鬃上，将它放走了。显然，敌人的意图是，让这匹馬驮着它主人，在草原上到处奔跑，为他們作一次“不花钱的宣传”。

然而，懂事的馬，将主人驮回了家来。

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独生儿身上的塔尔娃老太太，这次打击，是那般沉重，沉重！但是俗話說得好：“流眼泪，莫如攥拳头。”真正的人，在灾难面前反而会变得更加坚强！塔尔娃老太太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协助下，埋葬了儿子，扫清了門前道路上珠尔赫洒下的血迹，勇敢地生活着。

几天以后传来了捷报：匪徒被我軍全部消灭了。乡亲们为了纪念烈士珠尔赫，把当地苏木^①改名“珠尔赫苏木”。

儿子为保卫矿山而牺牲了，只剩下了塔尔娃老太太一个人，矿山公司为了照顾她的生活，請她搬到矿山去住；但是老人家没有去，她說：“我舍不得离开門前这条路呵！”

她門前那条路，經過整修已經是个十米寬的公路了。老人家象撫养亲生儿女那样护养着那条公路。前年春天，她在公路两旁栽了两排小楊树，那树木如今比駱駝都高了。去年秋天，他托汽車司机們，从包头买来了鉄鍬、竹扫帚各一把，她自己又用三块木板釘了一把木椅。从那以后，她除管理一些家务之外，每天的时间差不多都是消磨在公路上了。

夏季，每当下雨，老人家披着自制的毡雨衣，站在公路旁，过一輛車囑咐一遍哪里有沟，哪里陷泥多；到了冬季下雪天，老人家就更辛苦了，雪下一层，她扫一遍，草原上积了三尺深雪，

①苏木：区級的政权机构

而她門前很长一段公路上，連一片雪花都沒有！

她說她不能离开那条公路，这确是从心底里說出来的話，那条公路上印着她一生的痛苦和欢乐，灾难和幸福；今天，它已經成了她感情寄托的所在！每当她行走在那条公路上，她仿佛看见了策朗那英俊的身影、捷尔克那問什么是月亮时的天真的样子；她每天清扫公路时，感情上得到一种安慰，她觉得好象是在替打猎归来的策朗打扫着身上的灰尘，替玩耍了一天的小捷尔克擦洗着脸上的汗污……

随着建設工程施工越来越紧张，公路上行駛的車輛也增多了。有时，在她包門前，几輛車同时停下来装卸物資，有时零件出了毛病，汽車也停在这里作检修，等他們走后，塔尔娃老太太馬上就来把这里打扫干淨。她在清扫时，常常拾到一些小洋釘、螺絲釘等东西，今天三个，明天五个。日月一长，攢了一大堆小鉄物，末了，沒处放了，她自己釘了一个木箱装了起来。

有一次，几个年輕的司机，到她家里喝茶，她便拿出木箱来給他們看，并且劝导他們說，国家的財物不得浪費，叫他們把那些釘子拿回去利用起来。可是那几个青年却不以为然的回答說：

“大娘，咱們包鋼的建設大着哪，还在乎这几个洋釘子嗎？”这句话可把老人家气坏了，她馬上叫他們放下茶碗，把他們赶出了包門。

一箱子滿了，又装了一箱，到了今年六月間，已經滿滿装了五箱子！里面淨是小洋釘、螺絲釘、滾球、鞋釘、鉄片、鉄条、小零件等等，就是沒有一件大东西。

有一天，索性用老牛車拉上那五箱子鉄物，就到白云鄂博去了。

到了白云鄂博，她就說：“找你們最大的官。”

矿山公司党委書記接見了她。

党委書記問：

“大娘，这些箱子都这么沉甸甸的，装的是什麼呀？”

“都是你們包鋼的东西。”

“我們的汽車坏在路上了？”

“不，是你們的人，把這些東西扔到大道上不要了。”

接着她把事情的始末告訴了黨委書記，並且又說：

“有些青年人的口氣真大呀！動不動就說：‘我們包鋼的建設大着哪，幾個洋釘算得了什麼。’聽他們的話，好像包鋼的東西是從南海飛來的，從天上掉下來的！”

黨委書記被塔爾娃老太太的行動和言語深深的感動了。他留她老人家在礦山住幾天，要他給礦山的人們作幾次報告，但是她老人家推辭說：

“你看我象個干大事情的人嗎？人一多，我就說不出話來了。我給包鋼盡不了多大力量，揀揀這些洋釘、鐵片，也算是盡一點心意了。”

說罷，老太太趕上牛車，回家去了。

礦山黨委將塔爾娃老太太的事跡，給包鋼總公司黨委作了報告。

後來報紙上發表了礦山黨委書記的報告，立刻，塔爾娃老太太的事跡轟動了整個包鋼。她成了烏蘭察布盟草原上的著名人物。

然而，她仍然是每天清早一起，便拿着掃帚去清掃門前的公路。

公路現在又變了樣。自從她的事跡傳遍包鋼之後，汽車司機們煞費心機的做了一塊木牌，白漆紅字，用蒙漢兩種文字寫着：“塔爾娃大道”。他們把這塊木牌拿來釘在她門前公路上；不知是誰，又做了一塊木牌，上寫“向塔爾娃大娘致敬！”幾個大字。……

霧散了，頓時，草原變得敞亮、明快，一片金黃。

把公路填補完後，塔爾娃老太太順着“塔爾娃大道”向家裏走去。

一九五九年九月四日晨

時代的性恪

敖德斯爾

五月初旬，正是草地最好的季節。我坐着火車在烏蘭察布草原上奔馳。向窗外看去，到處是一片嶄新嬌綠的草色。在草棵子里開放了紅色的山丹花、藍色的馬蘭花、潔白色的芍藥花、粉紅色的喇叭花、淺黃色的烏拉貴花，草原就象一大塊錦綉的綠緞。微風吹過來逐起滾滾的波瀾，那簇簇的盛開的花朵全在點頭哈腰。

萬里天空瓦藍瓦藍的，連一絲綿羊毛般的雲彩也沒有，燕子在河邊飛來又飛去。從南來的大雁排成“人”字形，一直飛過。

我心里很愉快，但不免有些緊張和不安。盼望已久的實際工作將來到我的面前了，我得要好好的一場，真正發揮我學到的本領。可是這個地方到底怎樣呢？各方面的條件如何？心里很急，想早一點到目的地看一看。

不久，火車到一個小站上停下來了，車廂里的人們全拿起自己的東西站起來的時候，我才知道這裡是著名的鐵礦區——巴音烏拉山。

我背着大行李下了車。把足有一百斤的行李放在月台上，無可奈何地站了許久，希望能找到一個向礦區黨委會去的汽車或大車。這時，一位頭髮半白的老人同一個滿面紅光的青年戰士走過來。那個戰士手里提着很多東西，看來是準備上車的。他們來到月台上緊靠着我站住了。

“同志，你也是準備上車的嗎？”老人轉向我，用低沉的東北口音問。

“不，我剛下車。”我迎面走去握了握老人的手，“老同